

●生活札记●

福寿双星传家风

□支道友

近日，我带两位女儿驱车从合肥出发，到凤阳县总铺镇鹿塘村连塘王村民组，专程探访携手走过八十二载的高龄夫妻——王吉祥九十九岁，老伴傅玉美九十七岁。二老精神矍铄、思路明晰。傅玉美老人虽行动不便，常年卧床，却耳聪目明、口齿清晰，交谈条理分明。相守八十二载的百岁伉俪，在凤阳本地实属罕见，弥足珍贵。

此次登门，最触动我的，是二老涵养的向善家风，以及子女传承的至纯孝心。这份坚守与温情，在当下尤为可贵，值得弘扬。

二老膝下子女皆淳朴仁孝，数十年如一日尽心侍奉双亲，从不懈怠。

长子王庭新七十七岁，本已安享晚年，仍心念父母，因身体抱恙难以亲身照料，便托付妻子侯俊梅代劳。同龄的侯俊梅毫无怨言，日夜悉心打理，以质朴行动诠释孝道担当。

次子王庭龙七十四岁，家中常年照料一名心智受限、年过四十的晚辈，日常耗费巨大心力；即便身负重压，仍兼顾侍奉双亲。

女儿王庭凤年逾花甲，定居凤阳城区，每逢陪护值守，便与丈夫丁继东一同返乡，贴身照料二老饮食起居，从不推诿。

幼子王庭东年近花甲，在蚌埠经营石材生意，回乡尽孝时便搁置经营，全心陪伴父母，门店交由妻子打理，取合间尽显赤诚。

邻里乡亲无不交口称赞，这家人孝老爱亲、同心守望，为邻里树立典范，是值得全社会学习推崇的文明标杆。一家至诚至善的孝行，深深打动了我。探访时，我备好薄礼，略表敬仰祝福。心意奉上时，二老动容落泪，紧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：“你我素未谋面、无亲无故，实在惶恐，不知如何答谢。”一旁的王庭龙连忙介绍：“这是支道友同志，特意从外地赶来探望二老。”傅玉美老人端详片刻，语气亲切感慨：“你莫非是早年在凤阳任职的支道友？”我含笑颌首：“已是数十年前旧事，如今退休闲居，唯愿走访乡邻、亲近善人。”

老人忆起往昔，娓娓道来，满含温情：“你们一家皆是仁厚善人。1976年凤阳大旱，收成锐减，百姓度日维艰。当年我带着年幼的小儿子庭东外出谋生，辗转至城西乡，走到你家门前。彼时我手持防身木棍，衣衫单薄、步履匆忙，你母亲见我母子困顿，心生恻隐，当即盛出两碗热饭充饥，临行又装满一盆山羊干相赠。物资匮乏的灾荒年月，这雪中送炭的慷慨，殊为难得。我欲磕头致谢，却被她连忙扶起，温声宽慰，‘乡里乡亲皆是耕作为生，谁谁难免困顿；庄稼歉收只是一时，但凡有活路，谁愿背井离乡？’自那时起，你的名字便刻在我心里。”

我静静聆听，内心满是动容，轻声宽慰：“老人家，往事已矣。今日携女登门，一为恭贺二老福寿绵长、安康顺遂；二为敬佩二老言传身教，培育出一众仁孝向善子女。晚辈恪守孝道、和睦顾家，传承千年中华美德，堪为世人效仿标杆，更向社会传递温情。我由衷向二老致

敬，亦向质朴孝顺的晚辈学习，愿传承孝老睦邻家风，为家庭和美、社会和谐尽绵薄之力。”

老人听罢，言辞恳切质朴：“赡养长辈、敬老尽孝，是立身本分、处世常理。羔羊跪乳、乌鸦反哺，鸟兽尚知报恩，人更应恪守本心、践行孝道。晚年能安享太平、福寿安康，最感当下安稳富足的时代。回望过往，百姓期盼的‘点灯不用油、犁田不用牛’，如今尽数成真；如今衣食无忧、居所安逸，瓦房变楼房，日子蒸蒸日上。岁月更迭，唯有当下民生富庶、岁月安稳，最是美好。”

我深有感触：“如今城乡面貌一新，百姓生活舒心，处处安乐祥和。生逢盛世，我们皆是幸运。往后我会常来看望二老，祝愿二老身体硬朗、岁岁平安。”

夕阳渐晚，暖意融融。我与女儿起身辞别，二老紧紧牵手，久久不舍松开。我望着慈祥温和的面容，暖意与感动涌上心头，热泪悄然滑落。这殷勤朴实善良、守望相助的寻常家庭，正是盛世人间最动人的烟火温情。

●巷陌奇谭●

六哥这辈子大半光阴都耗在轰鸣的车间和精密的电路图里，跟车床、零件打了一辈子交道。旁人眼里，六哥是个没趣的人，整天穿着很土气的直筒裤和系带子的皮鞋，不打麻将、不钓鱼，也很少参加饭局，唯一的“嗜好”，就是在家，六嫂给他做两个菜，他慢悠悠地喝上二两，然后就着昏黄的台灯在电脑前写写杂文随笔。那些文字，有对工厂里官僚主义的辛辣讽刺，有对旧时光的温柔回望，写完便往抽屉里一塞，任灰尘落满封皮，从没想过去投稿发表，把它们变成铅字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大概只有小美懂得他的墨香。

六哥和小美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。小时候，小美总像条小尾巴似的跟在六哥身后，仰着小脸听他讲竹林七贤的洒脱，缠着他翻墙去后院摘那棵老桃树上的毛桃。邻居们总笑着打趣：“这俩娃，天生的一对！”六哥那时候也把小美当亲妹妹疼，摘桃时总挑最红的给她，讲典故时怕她听不懂，特意编成大白话。谁能想到，一场风暴，吹散了两家的暖意。那年，小美的父亲被逼着给六哥的父亲写了大字报。从此，大院里再没了两家人同坐乘凉的身影，六哥和小美也像两条岔路上的河，各自流向远方。

后来的日子，按部就班。六哥读了无线电专业，先是去厂里做了技术员，最后成了县机电局的总工程师，图纸上的线条比文字更让他熟悉；小美读了师范的英语专业，后来教师转口去做行政，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，公文里的措辞练得炉火纯青。他们各自成家，偶尔在大院门口碰面，也只是点头寒暄，可眼底那点藏不住的热，骗不了人。

真正让六哥抽屉里的那些文字重见天日的，是小美。一次去六哥家谈工作，她偶然瞥见书桌下压着的手稿。趁六哥去倒水的间隙，她翻了几页，竟看得入了神。刘大个进城买药的故事，陶麻子独自俘虏一百多人的故事，画家小林北漂的故事，一盒焗油膏的故事……那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像一把钝刀子，精准地扎进时代的褶皱里，有温度，有筋骨。小美鼻子一酸，她知道，这些文字不该被埋没。

没跟六哥商量，小美自掏腰包找了熟悉的出版社。排版、校稿、选封面，她亲力亲为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。当那本装帧精美的文集递到六哥手里时，这个大半辈子跟冰冷机器打交道的汉子，红了眼眶。他摩挲着光滑的封面，指尖划过自己的名字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小美拿着他写得歪歪扭扭的故事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六哥，你写得真好，以后要出书给我看！”

那天晚上，六哥又喝了点酒，却没再动笔。他坐在书桌前，翻着自己的文集，窗外的月光洒在纸上，像极了大院里老桃树下的光斑。他知道，有些感情，不必宣之于口；有些文字，终究会有懂它的人。就像他和小美，隔着岁月的长河，却始终在彼此的墨香里，未曾走远。



鸭泳 张永生摄

●桑梓留痕●

母亲的脚印

□刘杰

周末驱车去郊区兜风，不经意间路过一片郁郁葱葱的花生地。夏风拂过，绿浪翻涌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那瘦小的背影，在田间虔诚地侍弄着她的禾稼。

记忆的闸门被拉回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。我刚刚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原来是弟弟要给我视频。接通后，只见屏幕里，他和弟妹头戴草帽，正忙着收花生。晃动的镜头掠过一堆堆颗粒饱满、码放整齐的花生秧子，弟弟指着田间几个深深的泥印说：“哥，你看，这是咱妈夏天抗旱浇水时踩出的脚印，多深啊……”

看着屏幕上那串熟悉的脚印，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。在父母的观念里，田地是命根子般的存在。儿时家贫，父亲常年在外务工，家里的庄稼活全由母亲一人包揽。课余陪着母亲下地，就成了我们兄弟俩的必修课。在所有的庄稼中，收花生是最耗时费力的，那种腰酸背痛、四肢困乏的感觉能持续好几天。但相较于玉米、高粱、大豆、谷子，花生又是乡人手中唯一能卖上价的经济作物。于是，每年收完小麦后，母亲总会抢着时节播种花生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的周末，吃午饭时，我自告奋勇说要陪母亲去锄草。结果母亲却说快要期末考试了，让我在家好好复习。谁知我午休睡过了头，醒来已是下午四点，于是扛起锄头，匆匆往地里走。虽然日头已不似正午毒辣，但空气依旧灼热。由于前几日刚下过雨，地里墒情尚好。睡眼惺忪间，我分明看到田垄间散落着一串串粗大的脚印。在脚印的尽头，母亲那被汗水浸透的脊背，像弓一样弯下去，又像弹簧般弹起来。她手中那把银灰色的锄头小心翼翼地落下，在烈日下幻化成一团炫目的白光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揪紧了，泛起一阵酸楚。

母亲似乎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，转过身来。我慌忙扭过头仰了仰脸，强忍住了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。她取下搭在头

顶的湿毛巾擦了擦汗，笑着说：“娃，你还真来了？咋不在家复习呢？你看，这锄草也讲究时机，日头越毒，效果越好。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季。种地如学业，偷不得懒啊！”

后来，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。父亲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涯，回村开了杂货店；我和弟弟也相继在城里立业安家。但二老对农田的活计，从未有过半分松懈。去年春天，积劳成疾的父亲在历经一年的住院治疗，最终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办完父亲的后事，我和弟弟苦劝母亲来城里享清福，可她不愿离开老家，更不愿丢下侍弄了大半辈子的耕地。

在我们一再劝说下，母亲虽然流转出去了几亩地，却执意留下村南头的两块地。她恋恋不舍地对我说：“那两块地紧挨着，地势平整。你爸八年前还花两千多块钱打了一眼机井，旱涝保收，这么好的地，怎么能不种呢？”说这话时，她眼眶里闪烁着乞求般的泪光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不仅我们是母亲的孩子，这片耕地，也是母亲的孩子啊！

去年夏天，雨量较少，田地较早。在老家县城开修车店的弟弟跟我说，他已经和母亲说过，再等一两天就回去帮她浇花生地。可到家时才发现，母亲早在头天夜里就扯着水管把地浇透了，还叮嘱他别来回跑，以免耽误生意。弟弟让我劝劝母亲千万要惜力。然而，我还没来得及拨通电话，不幸便降临了。那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连日忙碌的母亲，因过度劳累诱发脑出血，最终抢救无效，仅仅四十多个小时后，便追随父亲而去。

母亲走后，家里所有的耕地，不得不全部流转出去了。曾经充满烟火气的故园寂寥已久，院子里曾经光洁的水泥地面竟也暗生荒草。那荒草的颜色与眼前花生秧的翠绿交融，在泪眼婆娑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留下的那些深深的脚印……

迟来的墨香

□刘建忠

●诗韵潮声●

诗词三首

□陈国斌

夏日夕阳

炊烟袅袅夕阳斜，侧耳偷闻击鼓蛙。
白鹭徐归青稻陌，红蕖轻曳碧波涯。
风梳竹影千竿翠，晚照莲腮万瓣霞。
入韵声声添趣味，道闲柳下话桑麻。

夏日村景

暑气初腾麦垄香，南风拂柳日偏长。
榴花照眼一园赤，瓜蔓攀篱满架黄。
镰动平畴收沃浪，车喧阡陌载新粮。
老翁挥汗槐荫下，笑看红云醉夕阳。

池塘夏日

雨霁澄塘菡萏燃，薰风梳柳碧波涟。
斜阳熔彩西山外，蛙鼓喧珠翠盖边。
数点蜻蜓争照影，一双白鹭暗窥鲜。
闲翁漫理丝纶处，钓起流云作枕眠。

加糖的微笑

(组诗)

□王树军

夜晚甜了

于无声处
绽放加糖的微笑

夜晚，甜了
就此入梦

静待花开

我愿吸干季节的冷
只为温暖与你相连

把所有的话语种在窗外
静待花开

喊

有一种近，是无法企及的远
有一种远，是无法送出的暖

此时，你并不孤单
有我陪着失眠

相逢

与一朵加糖的微笑相逢
阳光醉了，钻进文字里翩翩起舞

怀着与丁香有关的梦境，踮诗而行
展开山一样的胸膛

行走

脱下黑色的夜
一朵花，打开清晨

远方的路，只身前往
沿途，会有风景降临

如果有你

如果有你。我们共同与羊群对话
眼神，微笑，云朵，远方，是彼此的心灵密码

如果有你。我把双臂环成你的王国
风来过，雨来过，表情固定成无可奈何

清晨即景

清晨从漆一样的海里游出来
铺下几万里的白，等着着色

手拿竖琴，打开世界
向着旭日舞蹈，蹭了一身精彩

